

第拾陸册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第拾陸冊

主編

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鄭明等校點

朱子語類（三）

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八

孟子八

萬章上

問舜往于田章並下章

黃先之說：「舜事親處，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，全然都是天理，略無一豪人欲之私。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。」曰：「聖人一身渾然天理，故極天下之至樂，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；極天下之至苦，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。一心所慕，惟知有親。看是甚麼物事，皆是至輕。施於兄弟亦然。但知我是兄，合當友愛其弟，更不問如

何。且如父母使之完廩，待上去又捐階焚廩，到得免死下來，當如何？父母教他去浚井，待他人井，又從而撿之，到得免死出來，又當如何？若是以下等人處此，定是喫不過。非獨以下人，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，到父母以此施於己，此心亦喫不過，定是動了。象爲弟，「日以殺舜爲事」。若是別人，如何也須與他理會，也須喫不過。舜只知我是兄，惟知友愛其弟，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。這道理非獨舜有之，人皆有之，非獨舜能爲，人人皆可爲。所以大學只要窮理。舜「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」，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，無有些子未盡。但舜是生知，不待窮索，如今須着窮索教盡。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，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。」賀孫。

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：「自古及今，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，獨有舜恁地，是何故？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。」默然久之曰：「聖人做出，純是道理，更無些子隔礙。是他合下渾全，都無欠闕。衆人却是已虧損了，須加修治之功。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，又須是恁地勉強。到大學工夫，方知個天理當然之則。如世上固是無限事，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，如「爲人君，止於仁；爲人臣，止於敬；爲人子，止於孝；爲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文，止於信」。須看見定是着如此，不可不如此，自家何故却不如此？意思如何便是天理，意思如何便是私慾。天理發見處，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？」賀孫。

叔器問：「舜不能掩父母之惡，如何是大孝？」曰：「公要如何與他掩？他那個頑固已是天知地聞了，如何地掩？」公須與他思量得個道理始得，如此便可以責舜。」
義剛。

問「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」事。曰：「象謀害舜者，舜隨即化了，更無一豪在心，但有愛象之心。常有今人被弟激惱，便常以爲恨，而愛弟之心減少矣。」

「舜誠信而喜象，周公誠信而任管叔，此天理人倫之至，其用心一也。」
熹。

象日以殺舜爲事章

或問：「仁之至，義之盡」，是仁便包義，何如？」曰：「自是兩義，如舜封象于有庾，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，是仁之至。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，是義之盡。」因舉「明皇長枕大被，欲爲仁而非仁」云云。
賀孫。不知何氏錄詳，別出。

「仁與義相拗，禮與智相拗。」問云：「須是「仁之至，義之盡」方無一偏之病？」曰：「雖然如此，仁之至自是仁之至，義之盡自是義之盡。舜之於象，便能如此。「封之有庾，富貴之也」，便是仁之至。「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」，便是義之盡。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，始則縱之太過，不得謂之仁。後又窘治之甚峻，義又失之，皆不足道。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

衾，雖甚親愛，亦是無以限制之，無足觀者。」

「舜之於象，是平日見其不肖，故處之得道。封之有庳，但富貴之而已。周公於管、蔡，又別。蓋管、蔡初無不好底心，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。使先有此心，周公必不使之也。」熹。

咸丘蒙問章

「以意逆志」，此句最好。逆是前去追迎之意，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。」又曰：「謂如等人來相似。今日等不來，明日又等，須是等得來，方自然相合。不似而今人，便將意去捉志也。」熹。

董仁叔問「以意逆志」。曰：「此是教人讀書之法。自家虛心在這裏，看他書道理如何來，自家便迎接將來。而今人讀書，都是去捉他，不是逆志。」學蒙。

董仁叔問「以意逆志」。曰：「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。譬如有一客來，自家去迎他。他來則接之，不來則已。若必去捉他來，則不可。」蓋卿。

問堯以天下與舜章

董仁叔問「堯薦舜於天」。曰：「只是要付他事，看天命如何。」又問「百神享之」。曰：

「只陰陽和，風雨時，便是百神享之。」佐。

問「百神享之」。云：「如祈晴得晴，祈雨得雨之類。」蓋卿。

問人有言章

莊仲問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」。曰：「命有兩般：『得之不得曰有命』自是一樣，『天命之謂性』又自是一樣。雖是兩樣，却只是一個命。」文蔚問：「『得之不得曰有命』是所賦之分，『天命之謂性』是所賦之理。」曰：「固是。天便如君，命便如命令，性便如職事條貫。君命這個人去做這個職事，其俸祿有厚薄，歲月有遠近，無非是命。天之命人，有命之以厚薄脩短，有命之以清濁偏正，無非是命。且如舜、禹、益相去久遠，是命之在外者，「其子之賢不肖」是命之在內者。聖人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，便能贊化育。堯之子不肖，他便不傳與子，傳與舜。本是個不好底意思，却被他一轉，轉得好。」文蔚。

問：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」如比干之死，以理論之，亦可謂之正命。若以氣論之，恐非正命。」曰：「如何恁地說得。『盡其道而死者』，皆正命也。當死而不死，却是失其正命。此等處當活看。如孟子說「桎梏而死者非正命」，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。且如公冶長「雖在繯紲，非其罪也」。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繯紲，不成說他不是正命。有罪無罪，在我而已。

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。且身已死矣，又成個甚麼？直是要看此處。孟子謂「舍生取義」，又云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」。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，臨利害時，便將自家斬剉了，也須壁立萬仞始得。而今人有小利害，便生計較，說道恁地死非正命，如何得？」賜。夔孫錄云：「問：『人或死於干戈，或死於患難，如比干之類，亦是正命乎？』」曰：「固是正命。」問：

「以理論之，則謂之正命。以死生論之，則非正命。」曰：「如何恁地說得。」下同。

問：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」，先生兩存趙氏、程氏之說，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？」曰：「也怎生便信得他。」又問：「如此，則堯即位於甲辰，亦未可據也？」曰：「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，恐或有之，然亦未可必。」問：「若如此，則二年、四年亦可推矣。」曰：「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，自共和以後方可紀，則湯時自無由可推。此類且當闕之，不必深考。」廣。

問：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」，二說孰是？」曰：「今亦如何得知得？然觀外丙、仲壬，必是立二年、四年，不會不立。如今人都被書序誤。」書序云：「成湯既沒，太甲元年」，故以爲外丙、仲壬不曾立。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，豈可憑也。」子蒙。

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

問竇從周云：「如何是伊尹樂堯、舜之道？」竇對以「飢食渴飲，鑿井耕田，自有可樂」。

曰：「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，要之不然。須是有所謂『堯、舜之道』，如書云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』，此便是堯、舜相傳之道。如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』至『協和萬邦，黎民於變時雍』，如『欽明文思』，『溫恭允塞』之類，伊尹在莘郊時，須曾一一學來，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。」德明問：「看伊尹升陟之事，亦是曾學兵法。」曰：「古人皆如此。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，必是曾親履行陳。」寶問：「傳說版築，亦讀書否？」曰：「不曾讀書，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？」舜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後來乃能作『股肱元首』之歌。便如顏子，亦大段讀書。其問爲邦，夫子告以『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』。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、夏小正之類，須一一曾理會來。古人詳於禮樂之事，當時自有一種書，後世不得而見。如孟子說葛伯事，以爲『有童子以黍肉餉，殺而奪之』，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，今書中只有『葛伯仇餉』一句。上古無書可讀，今既有書，亦須是讀，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。」德明。

問：「伊尹樂堯、舜之道」，集注作『誦其詩，讀其書』，乃是指其實事而言？」曰：「然。或謂耕田鑿井，便是堯、舜之道，此皆不實。不然，何以有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』一句？若是不着實，只是脫空。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，皆是脫空狂妄，不濟一錢事。如『天下歸仁』只管自說『天下歸仁』，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；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』

只管去說，到念慮起處却又非禮；此皆是妄論。子韶之學正如此。須是「居處恭，執事敬」，「坐如尸，立如齊」方是禮，不然便不是禮。」履孫。

「龜山說『伊尹樂堯、舜之道』云：『日用飲食，出作入息，便是『樂堯、舜之道』。』這個似說得渾全，却不思他下面說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』，這個便是真堯、舜，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、舜之道。如論『文、武之道未墜於地』，此亦真個指『文、武之道』。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『文、武之道』，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。後來如莊子便說『在坑滿坑，在谷滿谷』。及佛家出來，又不當說底都說了。」佐。

「理不外物，若以物便爲道，則不可。如龜山云：『寒衣飢食，出作入息，無非道。』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以樂堯、舜之道。夫堯、舜之道，豈有物可玩哉？即「耕於有莘之野」是已。」恁地說，却有病。物只是物，所以爲物之理，乃道也。」閩祖。

「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，是言器而遺道，言物而遺則也。」熹。

「伊尹是二截人，方其耕於莘野，若將終身焉，是一截人。及湯三聘，翻然而往，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，是一截人。」熹。

「伊尹之耕於莘也，傳說之築於傅巖也，太公之釣於渭濱也，其於天下，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，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，明其在己者而已矣。及其得志行乎天下，舉而措之而

已。」鎬。

「伊尹、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，踐坤順也。」

「先知者，因事而知；先覺者，因理而覺。知者，因事因物皆可以知。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。」敬仲。

「先覺」「後覺」之覺，是自悟之覺，似大學說「格物、致知」豁然貫通處。今人知得此事，講解得這個道理，皆知之之事。及其自悟，則又自有個見解處。「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」，中央兩個「覺」字皆訓喚醒，是我喚醒他。」惺。

行夫問「覺」。曰：「程子云：『知是知此事，覺是覺此理。』蓋知是知此一事，覺是忽然自理會得。」又問「思曰睿」。曰：「視曰明」，是視而使見之謂明；「聽曰聰」，是聽而使聞之謂聰；「思曰睿」，是思而使通謂之睿。」道夫。

問或謂孔子於衛章

「進以禮」，揖讓辭遜；「退以義」，果決斷割。」閔祖。

論「進以禮，退以義」曰：「三揖而進，一辭而退。」道夫。

萬章下

伯夷目不視惡色章

厚之問：「三聖事，是當初如此，是後來如此？」曰：「是知之不至。三子不惟清不能和，和不能清，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。如射者皆中，而不中鵠。」某問：「既是如此，何以爲聖人之清、和？」曰：「却是天理中流出，無駁雜。雖是過當，直是無纖豪查滓。」曰：「三子是資稟如此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可學。

問：「伯夷、下惠、伊尹謂之清、和、任，孟子云『皆古聖人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清、和、任，已合於聖人。」問：「如孟子言，只是得一節。」曰：「此言其所得之極耳。」可學。

「夷清惠和，皆得一偏，他人學之，便有隘、不恭處。使儒夫學和，愈不恭；鄙夫學清，愈隘也。『可爲百世師』，謂能使薄者寬，鄙者敦，儒者立。『君子不由』，不由其隘與不恭。」謀。

或問：「如伯夷之清而『不念舊惡』，柳下惠之和而『不以三公易其介』，此其所以爲聖之清、聖之和也，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。」曰：「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，所以說流

弊。今以聖人觀二子，則二子多有欠闕處。才有欠闕處，便有弊。所以孟子直說他「隘與不恭」，不曾說其末流如此。如「不念舊惡」、「不以三公易其介」，固是清、和處。然十分只救得一分，救不得那九分清、和之偏處了，如何避嫌，只要回互不說得。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。堯、舜之禪授，湯、武之放伐，分明有優劣不同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，少間便說不行。且如孔子謂「韶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」，「武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，分明是武王不及舜。文王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」，武王勝殷殺紂，分明是不及文王。泰伯「三以天下讓」，其可謂至德也矣」，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，是太王不及泰伯。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，又有權一時之變者。如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」，此常理也。有不得已處，即是變也。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。今却要以變來壓着那常底說，少間只見說不行，說不通了。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，則說是與不是不得。若以聖賢比聖賢，則自有是與不是處，須與他分個優劣。今若隱避回互不說，亦不可。」又云：「如『可與立』、『可與權』，若能『可與立』時固是好，然有不得已處，只得用權。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，那裏是聖人要如此。」又問：「堯、舜揖遜雖是盛德，亦是不得已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堯。

敬之問伊尹之任。曰：「伊尹之任是『自任以天下之重』，雖云『祿之天下弗顧』，『繫馬千駟弗視』，然終是任處多。如柳下惠『不以三公易其介』，固是介，然終是和處多。」格。

敬之問：「伊尹聖之任」，非獨於「自任以天下之重」處看，如所謂「祿之以天下弗顧，繫馬千駟弗視，非其義，非其道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」，這般也見得任處。」曰：「不要恁底看。所謂任，只就他「治亦進，亂亦進」處，看其「自任以天下之重」如此。若如公說，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。」問：「聖人若處伊尹之地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夫子若處此地，自是不同，不如此着意。」或問：「伊尹「治亦進，亂亦進」，「無可無不可」，似亦可以爲聖之時？」曰：「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。」賀孫。

問：「伊川云「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」，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，只這些意思，便非夫子氣象否？」曰：「然。然此處極難看，且放那裏，久之看道理熟，自見，強說不得。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，爲非聖人之至，則孔、孟皇皇汲汲，去齊去魯，之梁之魏，非無意者，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？」僞。

問：「孔子時中，所謂隨時而中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三子之德，各偏於一，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既云偏，則不得謂之中矣。三子之德，但各至於一偏之極，不可謂之中。如伯夷「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」，此便是偏處。若善其辭命而至，受之亦何妨？只觀孔子便不然。」問：「既云一偏，何以謂之聖？」曰：「聖只是做到極至處，自然安行，不待勉強，故謂之聖。聖，非中之謂也。所謂「智譬則巧，聖譬則力。猶射於百步

之外，其至，爾力也，其中，非爾力也。」中，便是中處。如顏子之學，則已知夫中處，但力未到耳。若更加之功，則必中矣，蓋渠所知已不差也。如人學射，發矢已直而未中者，人謂之「箭苗」，言其已善發箭，雖未至的，而必能中的。若更開拓，則必能中也。」僩云：「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，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僩。

問孔子「集大成」。曰：「孔子無所不該，無所不備，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。但與三子比並說時，亦皆兼其所長。」問：「始終條理，如所謂『始作，翕如也』，『敝如也』，『繹如也』，以成』之類否？」言「八音克諧，不相奪倫」，各有條理脈絡也。」曰：「不然。條理脈絡如一把草，從中縛之，上截爲始條理，下截爲終條理。若上截少一莖，則下截亦少一莖，上截不少，則下截亦不少，此之謂始終條理。」又問：「始條理者智之事，終條理者聖之事。」功夫緊要處，全在「智」字上。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，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，看得道理有偏，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。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，看得道理周徧精切，無所不盡，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，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。故集注云：「所以偏者，由其蔽於始，是以闕於終。所以全者，由其知之至，是以行之盡。」智譬則巧，聖譬則力。「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」，何以見之？只觀其清、和之德，行之便到其極，無所勉強，所以謂之聖。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，安知不如孔子也？」曰：「然。更子細看。」僩。

問：「孔子之謂集大成」，此一節在「知」「行」兩字上面。源頭若見得偏了，便徹底是偏。源頭若知得周匝，便下來十全而無虧。所謂始終條理者，集注謂「條理猶言脈絡」，莫是猶一條路相似，初間下步時纔差，便行得雖力，終久是差否？」曰：「始條理」，猶個絲線頭相似。孔子是掣得個絲頭，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。三子者，則是各拈得一邊耳。」問：「孟子又以射譬喻，最親切。孔子是望得那準的正了，又發得正，又射得到，故能中能至。三子者是望得個的不正，又發得不正，故雖射得到，只是不中耳。然不知有望得正，發得正，而射不至者否？」曰：「亦有之。如所謂『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』者是也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，只是天不與之以年，故亦不能到也。」時舉。

問：「金聲玉振」，舊說三子之偏，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，而遽以玉振之。今又却以「金聲玉振」盡爲孔子事，而三子無與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，若就三子身上說，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，所以虧於其終。所謂『聖之清』，只是就清上聖，所謂『聖之和』，只是就和上聖，『聖之任』亦然。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，更不回頭，不自覺其爲偏也。所以偏處，亦只是有些私意，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。見得這清、和、任是個好道理，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，亦是私意。」諫。

問：「三子之清、和、任，於金聲亦得其一，而玉振亦得其一否？」曰：「金聲玉振，只是